

修正主义视角下的土耳其与 美国战略伙伴关系前景探析

唐志超

内容提要：土耳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是中东及伊斯兰世界唯一北约成员国。近年来，围绕释放被土关押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引渡“居伦运动”领导人费特胡拉·居伦、美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购买俄罗斯 S-400 反导系统以及美对土钢铁铝制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问题，土美矛盾持续上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风雨飘摇。土美矛盾激增表面上反映的是双方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的增多，实际上是身份危机的反映，根源在于土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构以及对彼此身份、关系的再审视。为此，土美关系需要历史性再定位。

关键词：土耳其 美国 战略伙伴关系 修正主义 变化

一、处于十字路口的土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土耳其与美国就确立了战略盟友关系，至今已有 70 余年历史。进入 21 世纪后，两国关系则每况愈下，呈现走下坡路势头。英国《经济学家》直言，土美关系正坠入历史最低点。¹ 美土国内舆论都在讨论土

唐志超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¹ “Rela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America are Near Breaking Point”, *The Economist*. 9 October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7/10/14/ties-between-turkey-and-america-are-near-breaking-point>.

美战略伙伴关系是否正在走向终结。¹一些美国学者则担心土耳其将成为“巴基斯坦第二”。²

回顾历史,我们可将土美关系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8—1945年),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关系平淡期。期间,彼此对发展双边关系并不热心,关系也不密切。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并被瓜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不过,直至1927年美国才与土耳其正式建交。这恐怕与当时的土耳其采取亲苏政策有莫大关联。“二战”期间,土耳其在两大阵营中间采取“骑墙”政策,对德国态度暧昧,保持藕断丝连联系,直到战争结束前最后一刻才匆忙对德宣战。³这也埋下了苏联对土不满的种子。

第二阶段(1945—2002年),关系稳固的蜜月期。“二战”后,土耳其很快成为美苏开启冷战的战线前哨。1946年,苏联向土提出修改关于土耳其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和割让领土等一系列要求,导致爆发土耳其危机。在苏联威胁下,土耳其决定寻求美国保护,而美积极予以回应,填补英国撤离遗留的真空。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提出向土耳其、希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抵御苏联的扩张。在咨文中,他强调“捍卫土耳其国家领土完整,对于中东秩序的维持是必不可少的”。⁴“杜鲁门主义”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一讲话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启。5月,美国会通过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的法案。7月,土美签署《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到1950年,美共向希腊、土耳其两国提供6.59亿美元的援助。1952年2月,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的唯一伊斯兰成员国。自此,土美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成为美在该地区最亲密盟友之一,土承担起西方从西南翼方向遏制苏联的重要战略前哨。土积极参加朝鲜战争,在中东拼凑“中央条约组织”,允许在土境内建立美军事基地并部署针对苏联的核武器。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两国关系剧烈调整的动荡期。这期间,一系列内

1 Philip Gordon, “Turkey and the US Face the End of a Promising Partnership”,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0, 2017; Kilic Bugra Kanat, “Is It the End of Turkey-US Partnership?” *Daily Sabah*, August 31, 2018, <https://www.dailysabah.com/columns/kilic-bugra-kanat/2018/09/01/is-it-the-end-of-turkey-us-partnership>; Semih Idiz, “Is Turkey’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merica Coming to an End?” *al-monitor*, August 15, 2018,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8/turkey-united-states-is-strategic-partnership-ending.html>.

2 Martin Forgues, “Is Turkey the New Pakistan?” August 2, 2015, <https://thenewsrep.com/42480/turkey-new-pakistan/>; Jennifer Cafarella, “How Turkey Could Become the Next Pakistan”, Jul.19, 2016,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how-turkey-could-become-next-pakistan>; Mark Almond, “Is Erdogan turning Turkey into the new Pakistan?” *the telegraph*, 12 Oct. 201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turkey/11926989/Is-Erdogan-turning-Turkey-into-the-new-Pakistan.html>.

3 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政府对德国宣战。

4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s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March 12, 1947”,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trudoc.asp.

外因素推动两国关系逐步发生变化。

首先,2002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下简称正发党)赢得大选并于次年上台执政。正发党大幅修正了土传统内政外交路线,由此对土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2003年2月,土大国民议会否决允许美军过境土耳其,开辟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北方战线”的议案。土议会这一行动在土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土美蜜月期的正式结束。

其次,土美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矛盾与分歧日增,彼此共同利益递减,双方龃龉与摩擦不断,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日益不合拍。土美在伊拉克战争、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库尔德问题、叙利亚问题、民主改革、地区反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最后,中东地区及国际格局发生一系列显著而重大的变化,伊拉克战争、国际反恐战争、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等地区重大事件频发。地区格局的变化以及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频发,非但未能拉近土美关系,反而分化了两国同盟关系。土日益认为,作为盟友的美国所推行中东政策严重损害了土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比如,土反对伊拉克战争,认为难民问题以及库尔德问题将对土产生重要影响,但未能阻止美采取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要求美军事干预叙利亚,而美国则希望从中东抽身。在库尔德问题,美出于反恐需要积极援助叙利亚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而土公开谴责这是“支持恐怖主义”。

二、土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尤其是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土美矛盾骤增,摩擦不断,彼此战略目标和利益分歧日增。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逆转,反而加速恶化。综合起来,当前土美矛盾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土美矛盾近年来
加速恶化。

第一,美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库尔德问题是当前土美关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土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是土外交的一条“红线”。长期以来,土一直指责美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打击土分裂武装“库尔德工人党”(PKK)不力。叙利亚战争爆发后,这一矛盾更加尖锐。叙战争期间,由于叙中央政府失去对叙北部库尔德地区的控制,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的叙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党(PYD)及其军事分支“人民保卫军”(YPG)实际控制了叙北部,并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这成为土耳其的心腹大患,阻止库尔德人自治并打压库尔德人已上升为土对叙政策的主要任务。而库尔德人达到今天这一地位,与美国的支持密切相关。由于美不愿动用地面部队去打击“伊斯兰国”和威慑巴沙尔政权,为此美大力扶植叙库尔德武装,并为其提供大量军援。对此,土十分不满,

谴责美与“恐怖组织”为伍。双方围绕库尔德问题矛盾不断上升。2016年,土不顾美强烈反对,对叙库尔德武装发动空袭。2017年,美土曾就此问题达成谅解,但很快埃尔多安就批评特朗普背弃承诺,继续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2018年1月,美宣布将在叙组建以库尔德武装为主体的“边境安全部队”,并将在新年度预算中拨款3亿美元进行援助。土方立即做出激烈反应,称美此举“不可接受”。埃尔多安表示,“边境安全部队”对土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土将消灭该部队。一周后,土便向叙库尔德人控制的阿夫林地区发动代号为“橄榄枝行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夺取阿夫林之后,土又进军叙重镇曼比季。面对咄咄逼人的土军,因担心两个北约盟友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美不得不向土让步,劝说库尔德武装先后撤离阿夫林和曼比季,为此大失颜面。2018年6月,土美达成曼比季协议,随后土军开始在曼比季郊区部分地区巡逻。2018年10月,埃尔多安又表示,土将撕毁土美关于曼比季的协议,土军将进军幼发拉底河以东打击库尔德武装。10月28日,土军对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库尔德武装目标实施炮击,这是土耳其军队首次袭击幼发拉底河东部地区。11月初,土美再次达成协议,土美两国军队开始在曼比季联合巡逻。美承认开展联合巡逻的目的是保护曼比季的长远安全以及支持美对北约盟友土耳其的安全承诺。预料,土美将围绕库尔德问题再次爆发冲突。

第二,关于引渡“居伦运动”领导人问题。2016年7月15日,土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指责温和的泛伊斯兰组织“居伦运动”以及长期居住在美国费城的该组织领导人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ulen)是军事政变的“幕后元凶”。“居伦运动”在土社会拥有广泛影响力,尤其在军队、政界、商界和教育界。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费特胡拉·居伦为土耳其“排名第二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仅次于埃尔多安。该组织原为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但因双方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上存在分歧,2015年以来该组织与埃尔多安逐步分道扬镳。军事政变未遂后,土政府全力打击居伦运动,清洗该组织成员,迄今已有超过11万人因涉嫌与“居伦运动”有关系而被捕。土政府还在全球范围内清剿居伦组织成员,或引渡,或绑架和暗杀。政变后不久土就向美提出引渡居伦要求,多次派代表团赴美就此进行谈判,并向美方提供了大量关于居伦涉嫌参与军事政变的材料。政变未遂后,土国内阴谋论盛行,批评美是政变幕后支持者。土政府谴责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Joseph Votel)“站在政变策划者一边”。¹还有土媒体指责美退役将军、前北约驻阿富汗联军司令约翰·坎贝尔(John F. Campbell)是政变的“幕后主谋”。²对埃尔多安而言,在土唯有“居伦运动”才能对其执政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居伦运动”对其威胁远甚于库尔德问题。为

1 “Turkey’s Erdoğan to Drop Lawsuits Against People Who Insulted Him”, BBC News, 29 July 2016.

2 “US Commander Campbell: The Man Behind the Failed Coup in Turkey”, *Yeni Safak*, 25 July 2016, <http://www.yenisafak.com/en/news/us-commander-campbell-the-man-behind-the-failed-coup-in-turkey-2499245/>.

此,埃尔多安本人多次向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总统提出引渡问题。美方要求土方必须提供“确凿证据”。迄今为止,土引渡居伦的目标并未实现。对此,土极度不满,埃尔多安指责美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领导人”,并威胁美必须在安卡拉和居伦之间做出选择。

第三,土购买俄罗斯 S-400 弹道导弹系统问题。2007 年 12 月,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了土向俄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根据协议,土将向俄购买 4 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并由俄提供贷款。计划于 2020 年 3 月首批交付。土这一决定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并就此多次与土磋商。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土采购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认为 S-400 系统不仅与北约武器不兼容,还可能导致北约的军事机密和先进技术泄露给俄方,并危及北约集体安全。美多次警告土方,此举不仅损害土美军事合作,还将对土美关系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2017 年 6 月,美副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在国会作证时指出,阻止土购买 S-400 是美土关系中的一项优先任务。他强调,一旦土购买,美土关系将难以恢复,美将依照《以制裁反击敌人方案》对土实施制裁。“我们已明确告知土方,如果购买 S-400,后果自负”。为阻止土购买 S-400,美采取了与土购买第五代战机 F-35 挂钩的策略,决定暂停向土出售第五代战斗机 F-35。2018 年 7 月,美参院专门通过法案,要求政府在解决 S-400 问题以及释放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之前,不得向土交付 F-35 战机,并将此条款写进了最新的 2019 国防预算法案中。此举进一步触怒了土方。依照土美之前的协议,土已订购 35 架 F-35 战斗机,计划总共购买 120 架。目前,美不允许已交付土耳其的 2 架 F-35 战斗机回国,将其无限期扣留在美境内。对美方的威胁,埃尔多安回应称,土有权建立独立自主的防空力量,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对土制裁威胁,埃尔多安强调土正在研究“各种替代方案”。土外长也表示,土不能接受对其制裁要挟的做法,若美拒绝向土提供 F-35 战机,土将采取回应措施。事实上,S-400 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反映了土美俄三边关系的嬗变,潜藏着美对土转向俄以及俄力图在北约中打入楔子的担忧。

第四,土关押美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以及多名美驻土使领馆雇员。据悉,目前在土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美驻土使领馆土籍雇员有十多人,他们大多于 2016 年军事政变后被土方指控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以及美国天文学家塞尔坎·格杰(Serkan Golge,土耳其裔)。2017 年 10 月,因土警方逮捕两名美驻土使馆的当地雇员,美方决定暂停在土受理所有非移民签证。随即,土政府也宣布针对申请土签证的美公民采取相同措施。由此引发美土间长达三个月的签证停摆危机,直到 2017 年 12 月底,双方才达成协议,宣布全面恢复签证服务。当前双方主要是围绕释放安德鲁牧师发生严重争执。2016 年 10 月,长期在土生活的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被捕,罪名是与居伦运动“合谋”以及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围绕释放布伦森,奥巴马、特朗普、

副总统彭斯、前国务卿蒂勒森和现任蓬佩奥、多名重量级美国会议员都亲自做埃尔多安的工作，但均无效。2018年7月，土法院驳回了要求释放布伦森的上诉。7月25日，土法院决定将布伦森改为软禁，但禁止其离境。7月26日，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公开要求土方立即释放布伦森，否则将面临“大规模制裁”。7月27日，国务卿蓬佩奥与土外长会面，要求土必须释放布伦森。8月1日，美财政部宣布对土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实施制裁，指责其“侵犯人权”。8月10日，特朗普宣布对土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主要理由是土拒绝释放布伦森。8月14日，美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土驻美大使会面讨论布伦森问题，博尔顿强调美不会让步。8月15日，土法院再次驳回释放布伦森的上诉。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前财政部负责恐怖融资事务的助理部长丹尼尔·格拉泽（Daniel Glaser）称，美国对北约成员国实施制裁，“还真是第一次发生”。埃尔多安也愤怒回击美国，指责“美国正因一个牧师而改变与土耳其的战略伙伴关系”。¹ 特朗普坚持必须释放安德鲁，如土仍不释放安德鲁，威胁将采取更多制裁措施。经过数月交涉，双方达成秘密交易。2018年10月12日，布伦森牧师获释，随即美表示将解除对土制裁。² 不过，虽然布伦森问题得以解决，但土美“人质危机”依存，仍有数名美国人以及土籍雇员在土被关押。土长期关押如此众多美国人，这在土美关系上可谓罕见。

第五，土部分官员和商人在美遭指控和审判影响土美关系。2016年3月，土耳其商人礼萨·扎拉布（Reza Zarrab）在美国迈阿密被捕，美方指控其协助伊朗规避制裁。2017年3月，土耳其国有银行人民银行（Halkbank）副行长穆罕默德·哈坎·阿提拉（Mehmet Hakan Atilla）在美被捕，美方指控其协助扎拉布合谋规避美对伊制裁。9月，美司法部发布声明称，土前经济部长卡格拉扬、人民银行行长阿斯兰以及阿提拉、扎拉布违反美对伊制裁。随后，扎拉布和阿提拉分别受审。已认罪的扎拉布在法庭上指证阿提拉，还声称交易涉及埃尔多安等人。2018年1月，美检方以密谋帮助伊朗躲避制裁为由起诉阿提拉等九人，陪审团裁决针对阿提拉的六项指控中有五项罪名成立。土政府自始至终声称这个案子是“西方和居伦共同导演的一个阴谋”。埃尔多安公开谴责美法院的审判，称“美对阿提拉进行的庭审过程实质是在试图对土发动新政变”。³ 该事件实际上暴露了

1 “US Changing Strategic NATO Partner with Pastor, Turkish President Erdoğan Says”, August 11, 20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dont-force-turkey-to-look-for-other-friends-erdogan-addresses-us-in-nyt-article-135685>.

2 2018年10月12日，土耳其法院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判处安德鲁·布伦森监禁3年零1个月。鉴于实际羁押时间，因此决定将其释放。

3 “Erdoğan Claims Conviction of Atilla Part of a ‘New Coup Attempt’ Against Turkey”, January 10, 2018, <https://www.turkishminute.com/2018/01/10/erdogan-claims-conviction-of-atilla-part-of-a-new-coup-attempt-against-turkey/>.

土美在伊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第六,日益尖锐的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是土美关系中的新问题,但正变得日益重要,特朗普与埃尔多安都将此问题上升至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2016年土美贸易额约为170亿美元。土是世界第八大钢铁出口国,而美是土钢材最大出口市场。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决定对土耳其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6月,土实施报复,决定对价值18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加征关税额为2.67亿美元。8月4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宣布,美正在考虑是否撤销土享受的普惠制待遇(GSP)问题。根据该制度,2017年土向美出口17亿美元,占土对美出口总额的17%。8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土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关税进一步分别上调至50%和20%。此举引发土里拉危机。对此,土做出反击。8月15日,土颁布总统令,决定对美国生产的22种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将酒类税率升至140%,汽车税率升至120%,香烟和化妆品税率升至60%,大米税率升至50%,水果提高至20%,总价值达5.33亿美元。埃尔多安谴责美国对土实施“经济战”,呼吁抵制美国电子产品,尤其是苹果手机。而白宫称土报复行动是“向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

三、土美结构性矛盾凸显

当前土美关系中出现的問題,反映了双方政策分歧的日益扩大和共同利益的日益缩小。从根本上说,土美矛盾绝非短期利益之争,而是一种深层次矛盾的必然反映,是时代大势和土美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

奥巴马政府曾期望与土建立一种“模范伙伴关系”(model partnership),¹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奥巴马离任时,土美矛盾已累积了大量矛盾,双方在战略上以及地区问题的策略上都产生了巨大分歧。特朗普上台后也宣称与埃尔多安之间有“化学反应”,对奥巴马极度失望的埃尔多安起初也对特朗普抱有很大期待,两人也多次相互示好。不过,事情并未向预期方向发展,两国矛盾不减反增,双边关系加速恶化。这显示土美关系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而这绝非通过示好或利益调和短期就能解决的。过去数十年来,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土美盟友关系完全基于共同的安全威胁,可谓志同道合。苏联解体严重削弱了土美联盟的根基。之后,双方逐步走向志不同,道不合。后冷战时代的土美关系变化与调整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迁,也反映了土美各自内外战略的深刻调整。事实上,土美在内政外交上都在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

土美矛盾绝非短期利益之争,而是一种深层次矛盾的必然反映,是时代大势和土美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

1 “Obama Says U.S., Turkey Can be Model for World”, April 6, 2009, <http://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4/06/obama.turkey/index.html>.

线,彼此平行而不交叉,这也决定了双方关系必然要进行历史性修正。

正发党在土耳其上台执政以来,埃尔多安一直在全力打造“新土耳其”(New Turkey)。埃尔多安提出的“新土耳其”概念,实质上是要对以凯末尔主义¹为指导原则的“旧土耳其”的根本性改造,是推行“去凯末尔主义化”。在埃尔多安看来,凯末尔所推行的彻底世俗化、脱亚入欧的西化道路并不符合土耳其国情,长期推行的依附于西方,做西方跟班的外交路线也损害了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本应具有的独特作用。而一个横跨亚欧的伊斯兰的地区大国更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定位和身份。在外交上,埃尔多安推崇“战略深度”(Strategic Depth)的外交思想,²强调土耳其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辉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为此必须发挥与之相匹配的大国作用。在其看来,当今世界格局已变,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由西向东转移的历史性变化。土耳其不能再扮演西方跟班的角色,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外交,必须改变“脱亚入欧”的传统外交路线,回归欧亚和伊斯兰国家身份,推行“西顾、南下、北上、东向”的新外交路线,发挥地缘优势,以在全球及地区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其看来,土耳其推行近百年的“脱亚入欧”政策基本是失败的,西方对土可谓薄情寡义。欧盟一直拒绝土加入。美国一再贩卖土耳其的利益,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因塞浦路斯问题制裁土,再到当代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库尔德问题等,不胜枚举。土日益难以忍受美在全球战略和地区政策方面丝毫不顾忌盟友的感受及利益的做法,对事关土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态度暧昧。埃尔多安强调,美国不理解和不尊重土耳其人民的关切。除非美尊重土主权,改变单边主义和不对称、不平等的政策和态度,否则土美伙伴关系将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美不改变单边主义和不尊重土耳其的做法,土耳其将被迫寻找新的伙伴和朋友。³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也呼吁华盛顿,要按土耳其国家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去对待它。⁴

与此同时,美国的内政外交也在发生急速转变,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与国际定位。冷战结束以来,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正在发生由外转向内,由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由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转变,这在奥巴马时期和特朗普政府身上表现最为抢眼。我们正迎

1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年5月—1938年11月),土耳其国父。以六大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为核心原则的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核心意识形态。

2 前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提出的一种外交理论,并成为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外交指导思想与原则。

3 “US Changing Strategic NATO Partner with Pastor, Turkish President Erdoğan Says”, *hurriyet daily news*, Aug. 11, 20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dont-force-turkey-to-look-for-other-friends-erdogan-addresses-us-in-nyt-article-135685>.

4 Philip Gordon, “Turkey and the US Face the End of a Promising Partnership”,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0, 2017.

来一个带有更多民族主义色彩的内敛化的美国。在美方看来,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已不再那么重要。首先,美全球战略正从欧洲和中东向亚太转移,主动从中东战略收缩,对土战略需求下降,对土安全和利益也难以顾及。自2009年奥巴马访土以来,美总统未再访土。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加速实施从中东及全球的退缩,对北约成员国的利益与安全并不特别关心,也不愿与盟友共同分担安全风险,对土耳其也更多关注短期利益,比如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问题等。其次,“土耳其模式”风光不再。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西方一度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将世俗与民主相结合的典型,并大力向伊斯兰世界兜售。不过,现如今西方对此兴趣已大大下降。这既与西方世界力不从心,“土耳其模式”在各地水土不服有关,也与“土耳其模式”自身也在逐步变异有很大关联。最后,美对土战略疑虑逐步上升,对土未来走向充满疑虑。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路线正日益偏离西方轨道。美国内批评埃尔多安搞独裁专制和推行伊斯兰主义政策的声浪日高。“维基解密”披露的美驻土使馆秘密外交电报显示,美驻当地外交官将埃尔多安描绘为“一个原教旨主义分子”,称他“迷失于新奥斯曼的伊斯兰主义狂热之中”。¹ 2017年12月,美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公开批评埃尔多安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支持伊斯兰主义,并警告“土耳其正在远离西方世界”。² 对土耳其里拉危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尔文·哈塞特称,美加征钢铁关税对里拉暴跌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原因在于土丧失了自由民主。³

在某种程度上,当前的土美危机也是两国各自面临的身份危机的反映。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和特朗普的美国都处于重新寻找自我和航向的迷失中。随着共同利益减少,战略互信日益下降,土美各自对自身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土美关系已很难回到过去。土美渐行渐远在民意中也有明显反映。自正发党上台以来,美在土受欢迎度持续下降。2017年8月,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72%的土耳其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土耳其的最大安全威胁,为2013年以来最高比例。另有82%的土耳其受访者表示不信任特朗普。⁴ 而美国舆论对土的看法也是日益负面。美智库“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总裁、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明确指出,土耳其已不再是美国的盟友,埃尔多安希望成为新奥斯曼帝国的新哈里发,并且正在拥抱美国的敌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最近很少有地缘战略发展像土耳其从一个可靠的、

1 Tim Lister, “Leaked Cables Point to Vital, Volatile U.S.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CNN, November 30, 2010, <http://edition.cnn.com/2010/US/11/29/wikileaks.turkey/?hpt=C1>.

2 “US Official Accuses Turkey of Pushing Extreme Islamist Ideology”, Voice of America, 13 December 2017.

3 “White House Adviser Hassett: US Monitoring Turkey Situation ‘Very Closely’”, VOA, August 13, 2018, <https://www.voanews.com/a/white-house-adviser-hassett-us-monitoring-turkey-situation-very-closely-/4526961.html>.

4 “72 Percent of Turkish Citizens See US as Security Threat”, *hurriyet daily news*, 2 August 2017,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72-percent-of-turkish-citizens-see-us-as-security-threat-116272>.

世俗的、民主的同盟国家转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伊斯兰至上主义和日益专制的政权统治的国家那样令人担忧”。¹ 值得注意的是，加夫尼的观点几乎是近年来美国土耳其研究的主流看法，反映了当前美主流社会对土的基本认知。²

未来，动荡中调整将是土美关系的新常态。

未来，动荡中调整将是土美关系的新常态。短期内，虽土美激烈冲突，但土美恐难彻底破裂，彼此对继续维护战略伙伴关系仍有需要。美知名中东专家迈克尔·辛格（Michael Singh）和詹姆斯·F.杰弗里（James Jeffrey）认为，土耳其对美仍有战略价值，土美战略伙伴关系值得继续维护。没有土耳其的合作，美很难实现在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俄罗斯以及欧洲的目标。美政府不能因为土耳其不好打交道，就放弃它。³ 前美驻阿塞拜疆大使马修·巴瑞扎也警告，美国承担不起失去土耳其的代价。⁴ 对土而言，土在经济和安全上对西方依赖很深，短期难以改变这一现状。加入欧盟虽困难重重，但仍是土既定目标，并未改变。土多次扬言要加入上合组织，更多出于对欧盟的威胁。美助理国务卿米切尔在国会调整会上明确表示，土耳其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继续与西方结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也符合土耳其的利益。⁵ 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承认，如果禁止对土出口F-35战斗机，可能导致该型号战斗机的供应链中断，并危及正常生产和按期交付。⁶ 事实上，美土围绕库尔德问题、制裁问题还是达成了一系列妥协，比如释放布伦森牧师、围绕曼比季达成协议、允许土耳其飞行员在美国境内接受F-35战斗机培训等。

从长远看，土美关系渐行渐远恐将是难以改变的趋势。而土美持续恶化无疑对全球与地区安全构成一系列严重冲击。首先，土美关系恶化不可避免将导致土

1 Michael W. Chapman, "Gaffney: 'Turkey Is An Ally No More'", CNSNews.com, April 18, 2018, <https://www.cnsnews.com/news/article/michael-w-chapman/gaffney-turkey-ally-no-more>.

2 Clare M. Lopez, Harold Rhode, Christopher C. Hull, Daniel Pipes, David P. Goldman, Burak Bekdil, Uzey Bulut, Deborah Weiss, *Ally No More: Erdogan's New Turkish Caliphate and the Rising Jihadist Threat to the West*,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April, 2018; Soner Cagaptay, "The New Sultan: Erdogan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Turkey", I.B. Tauris & Co Ltd, June 27, 2017; David L. Phillips, *An Uncertain Ally: Turkey under Erdogan's Dictatorship*, Routledge, 1 edition, April, 2017; Halil Karaveli, *Why Turkey is Authoritarian: Right-Wing Rule from Atatürk to Erdogan*, Pluto Press, 1 edition, June 20, 2018.

3 Michael Singh and James F. Jeffrey, "The U.S. Alliance With Turkey Is Worth Preserving", March 1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u.s.-alliance-with-turkey-is-worth-preserving>.

4 Matthew Bryza, "The U.S. Can't Afford to Lose Turke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5, 2018.

5 Testimony for Assistant Secretary Wess Mitchell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earing on "U.S. Policy Toward a Turbulent Middle East", April 18, 2018,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0/20180418/108182/HHRG-115-FA00-Wstate-MitchellA-20180418.pdf>.

6 F-35战斗机是北约联合研制项目。其中，土耳其投资约12.5亿美元，部分零配件在土生产和组装。Joe Gould, "Tim Mattis Warns Congress Not to Block Turkey from F-35 Program", July 23,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8/07/23/jim-mattis-warns-congress-not-to-block-turkey-from-f-35-program/>.

与北约关系生变，冷战时期构建的以北约为核心的西方安全体系可能面临危机，北约面临从内部瓦解的可能。其次，土美关系生变将重构土美俄三角关系。自冷战开始以来，土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是一致对俄，但现如今这一根基已开始发生动摇。近年来，在土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同时，土与俄罗斯的关系正不断加强，双方在核电站、军售、天然气管道以及叙利亚问题等诸多方面开展合作。俄罗斯趁虚而入，竭力拉拢土耳其，力图在北约体系中打入楔子，突破北约的围堵。美助理国务卿米切尔还为此指责俄分化美盟友关系。最后，土美分歧影响地区问题解决，冲击地区稳定。土美在叙利亚、反恐、库尔德问题、伊朗问题、美制裁俄罗斯、巴以问题、沙特与卡塔尔危机等地区重大问题上均存在很大分歧，使得地区问题愈难解决。比如，美担忧土对以色列日益严厉的态度以及对哈马斯的支持，不愿看到曾经推动的土以战略合作关系的破裂。在叙利亚问题上，土美有着各自的冲突议程，美更多关注伊朗的影响以及恐怖主义，而土则希望美采取军事行动推翻巴沙尔政权，并限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